田亭草

宗伯學士儀庭黃公集敘

予友子開憲八閩也不佞祖于江干祝曰君行乎溫陵謁黃先生幸甚顧不佞別先生廿年俱冉冉老矣先生神情內發苞蓄必富君幸以惠我如侍先生謦欬焉已何子開寄所梓先生田亭集既予且欲予序予拜而卒業著連句知先

生之文如先生人絕不一襲世徑可師
也世徑高者凌虛厲空探之無倪先生
言言必本紫陽拒諸高論若御暴客
孝廟朝李何起後七子奉為壇坫非是
族者必黜先生沉浸列史不拘拘摹擬
而雄深典要詩峭刻清麗洵可傳也說
者謂溫陵人才輩出臚傳自先生起乎、

今爲烈予竊謂臚傳如先生神情向衷名實相須乃足尚也又有謂先生當戊辰諸同事遞相貴時倘稍俛仰衣鉢可續乃以老宗伯白首衡門不無過泥不知鼎道有二玉鉉固鼎有實而慎所之鼎亦自在先生官少宗伯時抗疏翼皇儲譚邊事右言臣業與時枘鑿倘不

愼所之寧先生得志日乎先生自愛其
鼎者有以也
肅皇朝海宇望以爲相者歐陽西昌次
晏高安兩宗伯竟未就而去今以二公
與當時得意者衡論必不以彼易此然
西昌自少摳趨新建學有源委高安篤
信淳龐以啟處未流而能不波先生服

厲蔡文莊學尺寸不渝以故立朝穆穆落落諸戊辰所稱諸得意者先生無一焉廿年餘始典辟雍晉少宗伯即歸歸而起先生為政屢起屢辭數十年出處之正不淄不磷先生其人矣溫陵雖稱才藪愚敢謂先生繼陳紫峯遡文莊可稱鼎足讀先生集者貴識其大無以茲

集盡先生

萬曆壬子孟夏月通家晚侍教生吉水

鄒元標爾瞻父頓首拜撰

田亭草序

自國家以著作大權耑歸史局而瀛洲之儁遂各發靈宣閟憲古會真以擅名千秋如宋景濂之溫醇高季廸之曠辭大紳之軒豁丘仲深之沉實楊用修之博雅總總林林未皇更僕迨北地起務作壯語力攻前嚞而後來之摹影傳

聲如七子輩遞以桓文相雄長眂史局
諸賢不啻駢枝吁亦可异矣它未暇論
即如瑯琊歷下新都非彼濃中最稱錚
錚者哉然歷下龍驤而舌則缺新都彪
炳而質則羊瑯琊浩瀚稍具大觀槩之
理虧縣解識遜卓超則亦僅僅於咸陽
東西京閒作椎埋已耳求自匠意逼真

初則余未之前睹也使與景濂諸君子並驅中原度不敢遂顏行况欲以閏位而效正宗大言欺人其誰許之乎余小子蓋嘗擩擥而歎竊惟文章代變猶江河前代遐矣帝自爲統人自爲師即居吾世而特稱鼻祖亦奚不可柰何必字摹句摹舉咸陽東西京人之殘唾以

相辱且善法咸陽東西京者惟是血脉流貫政不必字句之肖與不也譬諸五父之衢百族之子猝而遇焉縱有若優孟之於叔敖越石之於宣武冠裳似矣形迹倫矣而以稱於真血脉則不可其或一姓遞傳來仍遞降即鵠白烏黔鬚眉迥別鶴長鳧短體受各殊無不血脉

固相屬也是故真者不必似似者不必真毫釐千里惟有識者能晰之吾師宗伯儀庭黃先生少以明經取上第歷詞垣其辨古法真似不爽錙銖故時攄腹笥伸紙濡毫上之制詞中之紀述下之應酬隨意敷言隨物肖象如部婁犧尊之蒼蒼其色也如山龍華衮之斌斌其

文也如和鸞大輅之雍雍其調也其於咸陽東西京不事剽劉而爭神機軸默相聯貫殆庶幾大而化化而忘矣彼七子之字纂句摹不辟易泉下吟否反走也與哉雖然不可有一太上立德當在宋時歐陽永叔幼孤奉母鄭畫荻之教孝事最謹瀧岡一表至今爲烈比其於

朝急國本則數請建儲知貢舉則力豎
文標衛忠良則亟斥朋黨晚而屛居自
稱六一居士而尤好奬掖後進孳孳吐
握之遺至今想見其人雖爲之執鞭所
忻慕者先生夙失怙日御板輿修髓古
以奉太夫人遺榮養志至老不衰其孝
敬同婁典文衡司辟雍篤意蒐獵惟於

小子混珠宅皆知名士其賞鑒同晉貳
秩宗疏請
蚤建元良出閣講學其忠懇同枚卜
命下舉朝士紳引為前茅而齟齬時好
拂衣徑歸其姱修同蒲輪數召堅卧不
起第時時與賢大夫士談道講業而嘉
惠後學郵篤摯其高風勁節又同夫永

人出入歐蘇而扳歐蘇之幟步咸陽西京閭則無意求合而若逼真肖之也先生嘗自言尚友千古則有餘以友天下士則不足光緒小子淺鮮誠不知先生於古人書所知世而論者當醉心於何代何氏而竊覩其意若不欲於今人中求之也光緒亦何敢以今人求先生要

知先生文其不爲遷固者廼其爲遷固者乎矧先生有名山之藏嘉靖大政編在載

明聖盛德述功臣賢大夫業不廢不滅功莫偉焉參是可不朽矣讀先生書者其亦可以觀先生陶古鑄今之學而無失述往思來之意哉

萬曆辛亥季夏儒林閒人晚學李光縉

頓首拜譔

亭草卷一

甲午辭起用疏

乙未再辭疏

恩亭草卷二

草卷二

學亭草卷四

楞一經要解序

送二大夫彭侯應召序

中丞蔡公平寇序

白下人詩刪序

雲洞山房集序

送呂大夫陳侯應召序

送宗侯朱公入賀序

壽郡丞王公詩序

宗伯鍾台田公文集序

蕭令公父母雙壽序

田亭草卷五

田亭草卷六

[illegible]亭草卷七

田亭草卷九

田亭草卷十

四亭草卷十一

臥亭草卷十二

故鄉賓勿齋洪公墓誌銘

[illegible]集卷十五

李昇

[illegible]卷十六

田亭草卷十七

□亭草卷十八

烈婦孫氏誄有序

楊戶部誄

祭尚書黄葵峯公文

祭洪太學文

祭趙氏部文

祭兵憲東吳王公太夫人文

祭左使洪心菴文

祭憲副張澄江文

祭郭司徒文

田亭草卷十九

田亭草卷二十

忻秋賦 有小序

古陵坡邛古文

田亭草自叙

郡城東郭外有田亭山即余所營塚地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楷斗室焉每風日清和庭除暇豫輒約親朋命巾車以往客去則瀟然塊處案頭置南華經一部而已今茲拙集非山中所著也直謂生平耳目心思于茲焉寄當與鼠肝蟲臂並藏不令旁觀誚咲者指爲覆瓿之資故目之曰田亭草云憶曩少年盛氣時竊不自揆量謬意用世願釋褐得宰邑佐郡或備員部署庶幾效鉛刀一割駑馬十駕之力以圖報稱於

聖明不自意叨官詞垣職典司筆札非其任且非其

好也是歲屬有吉士之選議者謂上第三詞臣當令偕同年諸士肄業于瀛洲館中俾磨礲淬厲用課厥成而華亭徐相公以非近例已之余朝罷退食第楗戶讀書已耳自惟孤陋寡聞乏師資之益然從容涵泳不束課程於依仁游藝之旨頗覺會心未幾而憂病相仍先後踰伏田間者凡六七載問醫囊事之暇時而閉目匡坐時而繙閱載籍以尚友古人則有餘以友天下士則不足又性素樸吶即進而抽金匱石室之藏執編摩校讐之役日與英賢共事曽不能欵布腹心仰干提誨以故其孤陋彌甚遠乎領國雍佐

者或省退棲岩壑或嬰心職守或結侶登臨駒隙馳而嶮巇逼古人以暮年好學譬諸燭火之光而矧余之不能好也夫不溉其根而竢其實不濬其源而決其流難以冀矣顧又不自揆量間有所著述論纂謬欲以網羅今昔抒一得之愚而膚見管窺且用貽嘲贊哲即贈送酬應諸作又靡能振拔時格力湔繁詞愚心誠厭厭鄙之乃從余言者不勝對菲管蒯之私業已登諸卷軸勒諸貞珉余不得自匿其醜而篋中殘草亦寖寖屬饜於蠹魚今犬馬齒逾耋而上矣吉州甘義麓使君入温陵左顧衡門請爲梓拙集申相知夙

念余再三遜謝不獲因手自删寘命兒曹校録之以備剞劂每觸目未嘗不汗顔也盖昔蘇子瞻氏雄文冠代所覃思滿志者獨易傳九卷論語説五卷念欲留播人間託名公以傳而恨裝寫之無力顧二書竟不甚重於世今所傳誦惟制策論議諸篇耳立言之難於不朽也如是余何人斯乃獲借葘木以代裝寫而就正有道即評騭之後無遑更定猶斤斤望焉而豈妄以是爲可傳也田亭山人且掃窟穴待之聊書此以志余愧

萬曆庚戌臘月望日田亭山人黄鳳翔書

殿試策

策問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兵脩備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

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於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耤田諭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興民生之不易

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曰兢兢焉茲躬率臣民
耕耤於南郊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　長
策亦欲庶幾乎知艱詰戎以覲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勤而
武備猶弛四方浮惰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
皆力本而不失業歟自屯鹽之法壞而商農俱困
邊儲告之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復歟醜　匪茹
警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言宜
戰或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土卒計將安所

決歟朕日夜圖慮安攘之策莫急於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在未克根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於當世之務久矣其仰繹我

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以告朕將採而行之焉

隆慶二年三月十五日

臣黄鳳翔

臣對臣聞帝王之馭天下有治法之立焉興化之大務也有治人之用焉運化之大機也夫天下之政莫大乎兵農農以力本而斯民有所取給則國家之元氣賴之以益培兵以奮武而斯民有所防衛則國家之神氣賴之以益張此其所係固甚大也然法之不立則紀綱廢弛求治雖切而無以享其成功用匪其人則舉動乖方置法雖煩而無以收其實效帝王有見於此故稽古之制酌今之宜而張弛維時師其意不泥其迹焉天下之治法立矣稽之於衆斷之於獨

而簡覈惟當委之任以責其成焉天下之治人得矣治法治人合二者以相濟則由是而足食可以成內脩之績由是而足兵可以弘外攘之烈尚何化理之不可興哉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自 御極以來下優恤之 詔恩同雨露矣録敢言之臣 量同覆載矣慮臣工之不職而振剔之法申重於銓曹 明並日月矣懲醜之不恭而武備之防嚴督於將帥 威如雷霆矣 日視外朝未央之懿範也 躬耕耤田康功之遺意也治法治人一時蒸振海隅蒼生引領翹望思見德化

之成久矣茲　萬幾之暇進臣等於　廷垂之　清
問惓惓然興化致理是圖謂非望道未見之誠居安
思危之慮乎臣幸際　明時敢不攄一得之愚以對
竊惟帝王位天地之中承君師之統握民物之紀係
華夷之望所以運量於九重而宰制乎六合者其為
道誠多端而不可以勝窮矣然天下之大命莫重乎
農而小民之依深宮之所當念也天下之大防莫重
乎兵而武備之脩盛世之所不諱也當務之急孰有
先焉者乎考之周禮有大司徒掌都鄙之職而以稼
穡登萬民有小司徒會卒伍之數而以四時教戰法

是周公所以體國經野思患預防而輔相太平之業者也故其告成王也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親政之始天下之務紛然賾矣矧文武培植之餘煕洽之風猶在也奕世承平之後窺伺之隙未開也而遽教之以稼穡導之以詰戎自常情觀之其說若近於迂緩者不知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憂治世而危明主亦人臣無已之心也不念天下之至勞何以享天下之至逸不思天下之至危何以保天下之至安周公告君之意固如此蓋至千畝不耤而周道寖微武備懈弛而戎狄交侵

然後知周公之言其慮患誠深而詒謀誠豫也於戲以天下之廣望治於一人之身以萬世之圖取決於一時之近而勞逸安危之端則始於一念而已識其端則人與法兼舉焉而天下之治以成昧其端則人與法俱廢焉而天下之治以塞為人君者盍亦加之意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耤田有諭舉后稷樹藝之教述有周播穀之頌先天下以勸農也 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紀 高皇創業之艱究歷代興替之原教 太子以重本也至於 祖訓所載慮胡戎之寇邇而豫爭選將練兵之防者諄諄然燕翼之必周焉

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其真無逸之深意詰兵之洪猷乎然創業之君備嘗民情故其爲慮甚遠守成之主坐享安樂故其保治常踈自古以來孰有知艱詰戎如我　皇上者哉猶且深憂過計虛懷下問謂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欲求足食足兵之道以追　聖祖之訓臣愚何足以知之而竊有所聞矣敢不掇拾以獻夫民之所以　日困者食之不足也食之所以不足者游惰之日衆也田野小民終歲勤動上困征輸之繁下乏俯仰之供其爲情亦甚可憫矣乃黃冠異流游談而坐索厚利遊行

伍羸卒拱手而虛費廪禄為百姓者孰無好逸惡勞之心而肯自勞以養此無用之輩哉邊警之所以屢聞者醜　之孔熾也醜　之所以孔熾者中國之無備也戎狄之性伺隙而發進雖蓄蠆毒之心退猶懷狼顧之慮其初豈敢以遽逞者乃嘯聚而入無險阻藩籬之隔鹵掠而去無亡矢遺鏃之虞為北　者狃於屢入屢獲之利亦何憚而不萌覬覦之思哉比年以來竭民之膏脂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是宜其卵壓　聖衷而宵旰不遑矣為今日内脩之計必也使游惰之民盡歸南畝

而其為道也豈必以勢驅之耶方今天下之田定額猶故而東南之地多沃壤西北之地多瘠鹵者固可酌其宜而通之也倣限田之例薄稅斂之征董仲舒之策不有可用乎去五穀之蠹省徵發之期賢良之言不有可追乎貴穀粟而賤金玉補不足而勸農功晁錯之謀不有可舉乎斟酌損益循而行之則國無不供之賦民亦無不厚之生彼見夫為農之有其利而偷惰之無所容也安得不群然相率以自歸於農哉然此其足民之本也而屯田鹽法又所以濟其不及者也臣請以屯鹽之舊言之

聚而更番迭休輸粟中鹽而自為畊種是兵固農也商亦農也務農重本之意其詳且密如此厥後兼併之弊起而舊額僅存復鞠為榛莽之區折色之議興而儲蓄既竭復歛以工本之利商農俱困邊需告匱其害職此之由耳是故豪右併吞之田所當稽也而汙萊不治者脩之歲入之多寡勿浚求焉漢人之所謂便宜或可以圖其八九也上納本色之例所當復也而種田待哺者聽之穀粟之貴賤非所論焉宋人之所謂三害或可以省其一二也稽覈明而世業定弊端塞而利源開由是闢開墾之規重正引之遂而

私役戍卒夾帶私鹽者申之令甲昭如也則民樂於農而保伍之聚皆營田之卒民樂於商而逐末之衆皆務本之資欲使民力本而不失業者此實不為無助矣邊計之乏奚憂哉為今日外攘之計必也使南侵之　不返隻輪而其為道也豈徒以倖勝之耶

之至也必有先聲而亦有匿形以詭我易緺以疑我者其情皆可預覘而覺也先居其隘盈以待敵法不云地形可擊乎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法不云難知如陰乎避其鋒銳邀其惰歸法不云先治其氣乎因時出奇伏而制之則我有必勝之算敵有々必之

形彼見夫主客之勢既殊而勝負之數亦異也亦安敢肆然跳梁以憑陵我中國哉然此其應敵之權也而訓練土兵則尤所以固之於豫者也臣請以兵制之舊言之　國初之制衛所錯峙而九邊聯絡騎步相參而五兵互用地各為守也人各為戰也折衝禦侮之畧其詳且悉如此今也列障分圻而寇至莫禦曷嘗見其有守之實登垣對壘而敵去不躡曷嘗聞其有戰之名土兵之不訓徵調之是恃其弊實使之然耳是故徵兵蒲萬不如召募數千韓愈氏所謂大弊也今日調客兵之議不可以莫之罷也籍民校閱

而精兵為諸道最李抱真之所已試也今日練土兵之議不可以莫之行也客兵不調而芻餉省土兵既練而士氣倍由是勤蒐閱之法倡勇敢之風而委靡自廢賈勇欲前者一之刑賞較如也則進可以戰而破銳摧堅立於不敗之地退可以守而投石超距蓄乎不用之勇欲一舉而大創之使　不敢窺者此實有以為之本矣徵調之兵奚賴哉雖然邊餉之告乏久矣北　之匪茹非一日矣司國計者握算而籌志封疆者請纓而奮清查之使持斧四出分閫之臣仗鉞相望顧今日建議明日報罷今日畫戰明日畫守

而竟不能興民利宣德威以俾　廟謨之萬一豈利之終不可興兵之果不可用哉殆必有其故矣伏讀聖制有曰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斯言也懇惻圖治之懷明見萬里之哲也臣試以今日之機為　陛下陳之葢天下無不弊之法而善救弊者存乎人天下有可用之人而善用人者存乎君方立法之初豈有不善而所以日趨於弊者非始於紛更之為害則始於玩愒而不振歲月因循積弊愈深其間沿革損益之宜張弛闔闢之用殆有未易辯者況地形異而事體殊鋒鏑交而機會變成敗之

相為倚伏利害之相為輕重苟非善用人以圖之未有能濟者也故夫今天下之勢譬之富室子孫貲財盡耗付之善理家者為之補緝而生殖之猶可以復其父祖之舊譬之尫羸之夫精神丰采枵然消剝委之善醫者以培其命脈而壯其榮衛始能興衰起仆以不蹈於危亡之憂用人之道其所係於天下者甚大也迺今之用人則有可慨者內外偏重而登仙之想復見於今矣小大遞遷而貫魚之誚復蹈於昔矣賢能著績者以簡伉而被搆是悃愊之劉方不獲上考也才力可用者以細故而永黜是罪累之李靖不

獲見庸也官不久任而或再歲一調或一歲再更縱有七年而足民三年而知方者何以究其用也爭從中制而一動必經奏請一請輒延歲月縱有老成如充國善兵如頗牧者何所展其技也運司藩臬以屯鹽爲名者何限而復置總理之職以繞之必諸司多鰥曠之官也而可以不覈其實乎兵備提督以防邊爲寄者何限而復遣巡邊之臣以察之是廟堂無督察之術也而可以不究其原乎夫張官置吏以爲民也一官之出百家供具一將之遣百夫呵擁其所糜費而勞竭者盡斯民之膏脂國家之物力也顧用之

而不得其人與夫用之而未得其道則於兵食之大計焉攸賴而奚紛紛焉以此輩爲也臣願 陛下參輿論之公持獨斷之明擇於諸臣中而用之上自監司下至守令必其能體 陛下重本之心者也內自本兵外至督撫必其能體 陛下詰戎之心者也均內外之勢使疏遠者樂於自効破資序之格使下位者知所自奮稽政績於論列之外采名不如采實也錄才能於罪廢之中使功不如使過也功之濟也增秩以示賞功之未濟也加意以責成使得竟其職業而勿以歲月計焉可也暫費而永寧者[illegible]

一勞而永逸者不謂之厲民使得便宜從事而勿以
文法拘焉可也其也廉吏必考其所以廉者何如其
也能吏必考其所以能者何如是叅驗之法所當詳
也而曠官其有所懼乎有功必賞而冒濫者之罰不
宥焉有罪必懲而規避者之責尤重焉是振飭之規
所當舉也而督察其有不周乎明斷運於　宸衷而
精神通於寰宇黜陟公於廊廟而勸懲昭於域中使
文武百職大小臣工咸洗心滌慮効忠宣力之恐後
此之謂以天下之治人立天下之治法以天下之大
機圖天下之大事而　陛下之所以躬耕耤田博求

長策有不徒為飾治之彌文者由是國賦可充不加稅而用自足矣國威可振兵革不試而四夷賓服矣所以弘 二祖之烈而追有周之盛者寧有外於是哉雖然此輔弼諸臣之責也不足以煩 陛下之慮也臣猶有根極本原之說敢昌昧為 陛下言之竊嘗反覆無逸大旨皆在敬德之一言而立政之陳雖綴衣虎賁亦戒以知恤焉即此敬慎憂恤之心乃知艱詰戎之本圖之不可以不豫者也況人君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一念不謹則讒諂面諛之人得以投其間豫大豐亨之說得以售其欺而聲色貨利逸遊淫

樂將並起而乘之矣又惡知稼穡之艱難戎兵之當詰也臣願 陛下常存此心日新其德主敬以檢束之講學以涵養之親賢人君子以維持之知微之顯有宥密緝熙之誠慎終如始有惟懷永圖之念民雖安矣如傷之視猶故也外雖寧矣內憂之慮不忘也見 祖訓於羹墻監成憲以無愆則內外無患之休社稷無疆之慶端有賴於是矣草茅之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悚懼之至臣謹對

南雍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　奏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放歸調理事臣海濱賤士遭際　明時簉官詞垣洊陞今職自惟材品庸下稱塞未能猶願勉策駑疲冀効涓涘之報柰臣禀賦脆弱貌不勝衣曩年曾患吐咯等疾雖經痊可病根未除至今年三月内宿疾舉發而是歳適當大比之期多士雲集臣既叨領辟雍仰當宣棫樸作人之風俯亦愜英材樂育之願黽勉供事不敢辭勞諸凡講德譚經課督藝文猶然朝夕匪懈以致心血耗散形神日頽寢食

失常奄頃怵褥動則浹汗坐則怔忡每延醫調治云須謝事幽居方可責效目今秋期伊邇復當校閱諸士待試棘闈而臣以孱疾之軀偃然高卧職業曠廢痊可無期尸素懷慙首丘繫念不得已具續天聽伏乞勅下吏部題覆准臣回籍調理庶幾獲苟免官謗稍延殘喘歸卧林壑與黄童白叟歌詠太平真所謂如天之福也臣無任惶恐懇祈之至

南雍查究監生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等謹　題爲查究驕橫監生事先是本年八月十六七等日有無名帖子詈斥監試御史党傑云欲待揭曉之辰集衆群毆臣等聞之不勝駭愕脱令惡聲狂態出自本監諸生臣等不職之罪奚以自解於是面諭六館屬官俾密行體訪嚴傳告戒隨據各屬官回報云本監諸生無敢有倡狂鼓衆如無名帖子所云者夫諸生列籍巾衿厠名場屋迺以法爲怨訕上思逞非衣冠之蠹禮法之賊哉無論其在監與否臣等誠與御史共憤之訪實

正法顧得而甘心矣今該御史党傑論奏奉 聖旨
監試官例有禁約乃敢挾忿謀辱懸帖號召好生違
犯學規該監查究的名送法司治罪該部知道欽此
臣等庸劣不才叨司胄教表儀靡稱尸素懷慚惟是
肅持禮法繩督諸生兢兢焉恒恐踰越使諸生果有
前項兇謀為衆人耳目所聽覩臣等縱欲曲庇又誰
能庇臣等哉但今歲應試諸生在本監肄業者量五
百餘人在各衙門歷事者凡八百餘人即御史疏內
所摘如盧用等之夾帶祝肩遠等之違犯朱良佐與
是熙等之盜卷出場孫登等之換寫完文人謗登詒二

應宣等之曳白王與祿之請客皆非在監人數必謂
無名帖子的係在監諸生所爲恐諸生未肯心服夫
監試者有兩御史而諸生獨歸怨一人就試者尚有
各衙門監生而御史獨歸咎國學此於事理皆不可
曉惟無名帖子内有云以我輩爲白丁則二國師乃
白丁之長乎故御史疏中亦用其語若謂在監諸生
爲之耳然稱監臣爲國師者詎獨在監諸生哉言語
字句之間似未足爲的證凡事出糾集必有始謀謀
雖未成踪跡難掩今此無名帖子一二無賴恐生貪
夜粘揭不惟無攘臂之形抑未聞糾率之迹必欲先

事而覘詗後時而鉤距臣等之力實所不能且自科場發事以至御史論奏逾時殆且五旬不爲不久意者紆徐有待幾一得其主名乎而主名竟不可得今在歴者給引在監者曠出彼時應試諸生在班肄業者十無一二到在監在歴科舉人數多寡懸殊若專就本監查訪恐將來事情不無枉縱臣等謹據實具奏伏乞 勑下該部轉行南京都察院與臣等一同查訪務要明實的確毋得徇私故縱長驕肆之風毋得偏執成心開告訐之釁厯罪人斯得法紀可明矣

南雍再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　奏爲親老身病職業曠廢比例懇乞　天恩准賜回籍依親調理事臣庸劣下品遭際　聖明司教舊京深慚負乘去年四月内偶患沉痾自知瘝曠　奏乞歸就樂物覬免尸素之愆隨該吏部題覆奉　旨着臣在任調理臣何人斯謬徼　主恩如此下情感激矢竭罷駑調理既痊策蹇受事惟有糜此身圖報耳詎敢復有私念以自棄　明時但近得臣兄家書云臣母王氏朝夕念臣臣母年七十八矣自臣入官以來素憚跋涉未嘗

就養臣曩奉　冊封之後曾一便道歸省臣母每戒
臣竭忠報　國毋得私營時臣母年力康彊臣亦得
安心供職再入史局南北往來又復閱六載于茲矣
今臣母一旦念臣不置葢緣年齡逾邁筋力頓衰隱
懷自虞之心因切倚門之望藉令臣依延戀祿不及
早歸則臣母悵望日深寢食必減桑榆暮景所存幾
何不孝之罪奚以自贖傳不云乎孝者所以事君有
臣如此將安用之臣爲此恍惚怔忡宿疾沉亟痰涎
擁塞吐衄無時詢之醫人謂爲憂思所致非尋常藥
石可療自冬徂春什效久[illegible]

烏反哺之情兩無能自効也伏睹近日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蕭崇業以思親成疾陳情乞歸仰尙　聖明
矜許臣區區私願正與蕭崇業事體相同為此不避
煩瀆上干　天聽伏乞　皇上俯垂憐察　勅下吏
部題覆　准臣回籍調理臣跧伏畎畝戲綵庭闈既
慰望雲之思或儌勿藥之喜舉家老幼感戴　洪恩
且旦夕向　闕焚香祝　聖天子萬壽臣無任激切
懇祈之至

進禮經註疏

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奏爲奉　旨校刊經籍恭
進　睿覽弁撥陳全經要指俯効愚忱事先是萬曆
十三等年　皇上俯允前後國子監臣之請以次校
刻十三經註疏已經陸續恭進外臣等竊聞六經之
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頃　皇上聽講貞觀政要
特命罷去進講禮經臣等仰窺聖學淵微弘超邃古
矣前任祭酒臣田一儁司業臣王祖嫡臣余孟麟等
祗承德意將禮經註疏率屬校訂刊刻已完臣鳳翔
暨臣楊起元拱手受成再加繙閱則見古昔遺訓有

甚切于今日者如曾子荅公明儀之問孝云敬父母遺體見聖躬之當珍護焉學記篇有云學然後知不足見聖學之當緝熙焉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見聖政之當勤飭焉教世子篇有保傅之設齒學之儀見聖儲之當蚤定預教焉伏惟 皇上聰明天授濬哲日新當 特命進講之時已若有神交妙解而況經籍具在訓詁尤詳深宮燕閒開卷自當有益臣等謹將所刻裝潢成帙恭進 睿覽伏願秉萬幾之暇垂重瞳之觀不徒託諸空言而且見諸行事真所謂 帝王之學識其大而成[illegible]二五

陛漢唐矣此臣等因事納忠之芹獻也其餘方在校
刊俟完日更撰恭進

請立東宮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 奏爲懇請冊立東宮以重宗社以綏萬福事臣聞太子天下本也方今宗社大計莫急於蚤建元良而冊立上儀春曹實典之臣以職事從尚書臣愼行後署名陳牘以請竭踏待命未奉宸俞因念 朝廷設官雖有長貳廼至竭忠畢誼則責任惟均矧事關廟廊易竟獻策計涉軍國庶寀僉謀而臣叨佐春曹徒優游素餐宴然以署名塞責奈官守何奈國恩何晰夕圖惟靡遑寧處用敢專摅愚悃仰瀆宸嚴焉臣伏讀 太祖高

皇帝聖訓有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
公卿士庶人之子繫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繫天下
之安危大哉皇言萬世聖子神孫所當永念也今宮
廷一定之倫序　祖宗立長之家法昭昭然若揭日
月而行天且聖意攸屬綸音屢播普天臣庶孰不知
主器之有歸哉顧大分雖明盛儀未舉明春改歲
皇長子年既十齡矣是　陛下蒞青宮之第五載也
茲歲元旦輔臣見　皇長子于　上側親睹龍姿鳳
表岐嶷非常踴躍爲　陛下稱慶計今姿表日以漸
偉聰明日以漸開前後之師保疑丞四時之詩書禮

幾萬幾不容緩者即謂九重有身範中禁有肆習則深宮易玩孰與廣廈大廷近習易狎孰與鴻儒碩彥不待智者而後辨矣孔子有言愛之能勿勞乎夫既愛之而必勞則又奚遲一册立而不以明 陛下天性之至愛也矧受册之勞一日可辨講讀之勞亦自有節豈宜以姑息之愛而稽隆重之典禮忽燕翼之訏謨哉今夫人情之愛其子自公卿至於士庶人均也教以詩禮則欲其賢被以冠裳則欲其貴既賢且貴矣內而家庭外而姻戚鄉黨咸交口稱賀焉謂至愛所鍾不容自已耳恒情且然而況至尊乎自頃年

以來朝野咸拭目而望前星之耀鉅僚群寀章疏頻
繁夫亦仰體 陛下之至愛愛 皇長子也又以愛
陛下愛 皇長子者愛億萬年之宗社也惟 陛下
一發德音命諏吉明春具儀冊立然後出閣講學次
第舉行慰九廟在天之靈邀兩宮貽謀之願洽禁御
雍睦之懽大順太和充塞宇宙一舉而萬福萃焉宗
社靈長之慶於是乎在若復遷延歲月付人言於旒
纊之外則 陛下眞愛至情奚以明示天下而道路
揣摩之口亦奚從其謬爾紛紛乎非宗社之福也臣
竊祿備員深懼積誠未孚無以仰動 天聰謹瀝香

默禱齋心澄慮而後敢進言區區真切微忱實穹昊
祖宗臨之在上伏願　聖明垂察俯允群議以慰中
外人心宗社幸甚世道幸甚

陳事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黄爲邊患孔棘時事可虞懇乞　聖明勵憂勤采群策以圖脩攘事項者狡丶陸梁盤旋内地僨軍覆將遐邇震驚　皇上側席宵衣勑諭屢下臨朝召對聖慮周詳在廷群僚咸喜謂精神折衝足以伸威萬里矣當　萬壽聖節傳免朝賀諸臣相向而語曰邊境靡寧聖衷軫念遂使萬祝盛典臣庶弗獲自伸此主憂臣辱時也恨弗能執殳荷戈一當行陣耳逮十九日免朝則諸臣竊疑曰得非以宴飲流連之故耶逮二十一日傳免經

筵則諸臣又竊議曰拂士外患之戒簡編具在儻
聖主肯一臨旃烏得無惕然動心胡爲乎積歲相仍
幾成廢典耶今諸司四裔鱗集闕下復值此天驕內
訌羽檄交馳之會徒令凝眸傾耳者謂　明明天子
猶然耽溺宴安臣衣繡肉食誠竊耻之願　陛下深
惟酖毒之儆緝熙憂勤之念屏游宴御朝講與諸大
僚庶寀圖內修外攘振順治威嚴偉烈自茲內外無
患萬世一時也夫今天下承平久矣一旦醜[illegible]犯順
而行伍空虛帑藏匱乏之顧視文武諸臣罕足備[illegible]
用者爲修攘計惟用人理財兩者[illegible]急已[illegible]臣有言

平居有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有敵愾敢死之士故
軍中韓范西賊破膽彼兩賢皆著聲言路者也吏部
員外郎鄒元標直聲勁節業已受知　陛下頃銓司
特擬召用而聖意頓改于前矣建言謫外諸臣如潘
士藻孫如法臺省交章薦舉銓司爲請量移而章疏
槩從中寢矣夫諸臣以敢言受知狂戇薄譴猶且不
蒙叙錄則彼獲譴獨重竄伏草茅如盧洪春李沂者
又奚望也竊恐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有縻爵祿
耳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誰能耻邊疆之多壘効先
軫之死敵哉頃　陛下與輔臣面商邊事思得如諸

葛亮趙充國者而用之臣謂須其才於緩急宜養其氣於平時直言諸臣亟當從優叙用願　陛下不以臣言爲迂禮有之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生財大道豈君子所諱言惟是多寡有無付諸閭閻畎畝耳昔宋藝祖欲積縑帛二百萬匹易　人首宋太宗移内藏上供物爲用兵賑給之資史冊載之以爲美譚今戸部二十萬之歲進既非舊額積爲常供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謂實内藏耶是富有萬邦而獨營私蓄也謂給經費耶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也夫九貢典於太府九式總於太宰歷頌好用勤有

所剩乃額外之輸貯諸內藏經費賚與外廷弗敢知安保其不濫矣竊覩都城內外祠廟寺觀或興建或修營金碧熒煌堂宇壯嚴詢諸道路皆曰內帑所捐金也而遠方梵剎之供奉歲時齋醮之禱祀亦復絡繹頻仍與其捐此厚費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寬此一分於孑遺之民命耗財之流大率類此今東南財力已竭西北邊務方殷勢急燃眉室如懸罄不有重賞曷勵先緩矧養士募兵之需猶枵然莫知所措內帑餘積宜可捐諸邊境如宋藝祖太宗故事必欲以額外歲進責諸司農雖桑孔持籌卒難應命惟慨然霈

德音特賜停止俾主計者獲大破常格以佐軍興朝
野懽聲如雷矣古人謂藏富於國不若藏富於民今
國與民俱病已反裘負薪之喻可為寒心願 陛下
不以臣言為狂臣起家詞林濫躋卿貳靡有尺寸以
答 聖明偶觸時艱謬陳膚見皆 陛下耳熟語而
諸臣之餘談也顧治有原本事有要機臺省言之而
陛下不聽則大臣言之一人言之而 陛下不聽則
人人言之 陛下念天下大計無急此者將庶幾
垂神采納焉宗社蒼生之福也臣無任願望懇懷之
至

禮部乞休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奏

爲患病曠職懇乞天恩准賜致仕事臣一介腐儒筮官詞館伏蒙陛下采錄累遷至領南雍以念母抱痾乞歸調理蒙恩矜允蓋跧伏故山依戀膝下者甫及三年陛下復俯俞廷議以北雍司成召臣于田里聞臣自惟母年既老身病甫痊止願永侍庭闈不敢復懸情魏闕矣乃臣母王氏朝夕語臣謂皇恩深重當思竭蹇爲臣子而偃蹇召命致身之誼謂何則諄諄趣臣就道且治裝卜吉必欲與臣偕

行臣不得已乃奉母登途入都柢任五閱月遂叨陞
今職臣雖不才外贊寅清內奉溫凊竊臣爲子各遂
素心誠不勝私幸第臣生質孱薄少年蚤衰自去歲
趨召之時陸行則苦顛頓舟行則苦搖漾晨食弗能
果腹夜卧弗能帖席臣母乃心憂之謂不意踰艾之
年乃不如垂白老媪也比入都以來眠食寖寖如常
然而二豎中之矣至今歲七月內疾大攤鬱脾胃虛
弱飲食減少精神憔悴臣猶勉强入署不敢自棄而
病根逾牢矣伏念臣迂庸散質起田里驟躋卿貳纖
塵涓滴無裨海嶽尚願勉圖稱塞何忍言去又惟

東宮冊立大典禮臣職掌所關臣嘗附同官疏請之
又嘗特疏請之　聖意遲回未蒙聽許猶冀少需時
日快覩盛儀仰爲　宗社稱慶又何忍言去顧自抱
病註籍已經月餘藥物聽之醫人殊無錙銖見效方
今玄冥司令氣候凛冽而臣擁重裘臥茵褥浹汗霑
衣即起而勉就寢飱又不勝戰慄也病勢日亟殆莫
能興意者臣行能淺薄處非其據故彼蒼重困之俾
其自揣分量以無貽負乘之羞也乎竊聞周任有言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今不能陳力矣即臣毋亦爲
臣計曰病軀如此非旦夕所能療且曠官竊祿負罪

允重惟陳情乞身歸就醫於故里庶幾優游靜攝可
保無虞臣爲此具疏 上請伏乞 陛下垂憐
准賜致仕自南旋而後倘未即隕餘生者皆 併懞
鴻造也北望遙祝終臣之身矣臣無任惶悚懇祈之
至

癸巳起用辭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為痼疾戀親懇乞 天恩准賜在籍調理事臣迂
庸陋劣百不如人遭際 明時濫躋卿貳萬曆十八
年十月內為患病乞休伏荷 聖恩准臣回籍調理
臣就醫旅次習靜家園狗馬殘軀所未遽填溝壑者
無一日非 洪造也忽於去年十一月及今年正月
內兩接邸報蒙 皇上俯聽師言 特賜召用尋有
新命俾佐銓曹臣捫心揣分感與慚并方今京察屆
期如臣不才即使列在班行猶當伏俟汰黜 陛下

乃過垂米錄俾之再佐春曹臣雖庸駑敢不竭蹶馳驅圖報稱於萬一秖緣臣素苦肺胃吐咯之疾關心藥裹僅爾苟延而宿根未除積成沉痼蓋里居靜攝慎自護持淹頓床褥者常拾之七八即茲祗承綸命望 闕九頓猶然伏枕之日也且臣母王氏年八十有四矣臣曩趨 召北雍時曾一扶養京邸比歸就子舍則輒追悔驚心誠不意隃耋暮齡觸寒暑歷長途而往來無恙也亦復以知年之懼為垂堂之戒今毋年日邁血氣愈衰將奉以偕行則勢難遠涉將舍而獨往則情難遠離桑榆餘景既日逼於前瀕

柳弱姿又未保其後夫事　若致身事父母竭力臣自髫年即已服膺斯語第揆諸今日所處竊恐無可致之身有不竭之忠進退兩失以爲　聖朝羞爲此具　奏伏乞　聖慈憐察　准令照舊在籍調理臣母子獲相依爲命歌咏太平再生之　恩昊天罔極臣無任感激懇祈之至

癸巳再辭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爲極懇　天慈乞　准依親養痾以全微命事臣
自叨承　綸召具疏　請告方候　命踢蹐間忽捧
邸報蒙　聖恩陞臣南京禮部尚書尋疏下奉
聖旨黃鳳翔近以清望簡用着即赴新任供職不准
辭吏部知道欽此夫秩宗重任八座崇階臣乃褒佃
田里間得之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一臣委質以來
雖稍知砥礪顧紛華易染真修實難今　皇上以清
望獎臣一字之褒榮逾華衮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

二由閩海距白下道里頗近風氣相宜于臣將毋私情甚便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三　君恩在上榮路在前臣敢冐華士偃蹇之誅而不念毛義奉檄之喜顧區區微情有萬不獲已者敢披瀝血悃望　闕下祈籲焉臣今年五十五歲駑駘下乘似猶堪鞭策之時而貌不勝衣夙病彫瘵燭之武所謂臣之壯也猶不如人盖人之擬臣與臣之自擬誠不意有今日臣母王氏今年八十五歲飲食步履頗幸康強然堇可優游里居而難與跋涉道路閩嶺阻絶抗旌叱馭非如吳越間一水之便可得倚棹揚帆曩巳庚之歲一

往一返亦屬有天幸焉幸不可再徼桑榆餘景非可
長恃也夫傾葵向陽遠在萬里慈烏返哺近在庭闈
臣願爲其近者夙夜在公難于報稱菽水竭力易于
承懽臣願爲其易者揆諸事勢不得不爾臣詎獨依
戀膝下而忍割　主恩今　綸命屢頒陪京在望每
一興念戒僕又輙已肉顫魂搖臣爲此展轉思惟進
恐貽愛日之後悔退恐懼方　命之嚴譴焦心愁慮
惶悸怔忡寢食靡寧精神恍惚當盛暑而悚慄際隆
寒而浹汗方寸已亂膏肓成痼跬步不能自致旦夕
且有他虞必至上孤知遇之　恩遐欽劬勞之報公

私家國兩負初心伏惟 陛下湛恩汪濊覆冒華夷草木昆蟲咸沾闓澤矧垂白之發揭餘齡以待養疲癃之子依寡母以偷生一觸 聖衷必先軫恤而臣復叨繫 朝籍瀝情陳乞倘塵 居高之聽或 垂矜憫之慈伏祈 准臣所 奏容令在籍依親調理如天 鴻造闔室懽忻存當播擊壤之歌謠歿且效來生之犬馬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甲午辭起用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黄鳳翔謹

奏爲親年日邁身病未痊懇乞 天慈准容在籍侍

養事臣以匪材忝竊抱病里居萬曆貳拾年拾月内

家 聖恩召用尋 命佐銓文部典禮陪京臣雖自

分庸駑猶知感 恩思奮祇緣親老身病再疏陳情

伏荷 陛下矜憐准與在籍調理臣入告臣母隨即

焚香望 闕拜叩祇 謝温凊餘暇方時時與樵夫

牧豎歌咏太平去年拾貳月内接得邸報奉 旨起

臣南京禮部尚書伏念臣叨登仕籍者二十七年服

役兩都者廿有三載即此十三載之內遂隊進退竊禄素餐未有銖兩之報自効也不自意枯木朽株謬辱 聖念過采輿議再 賜召用俾之典禮舊都臣敢不陳力就列圖將來之報稱哉顧臣所爲偷生梓里自棄 清時者直爲烏鳥私戀遽難遠違狗馬病軀弗堪鞭策此 陛下之所垂憫而臣亦藉以追偃蹇之誅者也臣母王氏今年捌拾有柒矣精神雖幸如故而血氣已覺逾衰每暖日微薰猶能含飴哺孫周游庭院或烈風陰霧則惟闔扉隱几保嗇天和駒隙餘光愼自調適故能恬愉抱一 享茲遐齡假令以

此時觸冒暑濕風塵臣母將不能自保矣兼臣素稟孱弱積抱沉痾頃歲家居檢方書習靜攝而已即欲竭蹶趨事夙夜在公匪惟才具未周抑亦精力弗逮臣之自量又已甚明矣　君親大倫未有能輕重之者臣誠不敢愛此身以負　陛下而猶不忍捐此身以負臣母蓋中外臣工宣力効忠者濟濟布列而臣母之子屬毛離裏者惟臣一人是臣之一身在　朝者不足為有無在家庭則恃為緩急倚門之望臣母方日切於臣絕裾之行臣不容忍心於母伏乞
陛下憐臣至情准令在籍侍養臣母子戴生全之

恩勍嵩呼之祝身雖遠在萬里猶近在
闕廷也臣無任激切祈籲之至